

欧洲从这里开始

曲俊澎

雅典卫城山脚下写着这样一句话——欧洲从这里开始。在希腊，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见证了辉煌的历史，诠释了欧洲对于文明发祥地的认同，也造就了现代希腊的文化自信，形成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

盛夏的希腊烈日炎炎，笔者再一次登上了卫城。站在卫城之巅，整个雅典城的景色尽收眼底。饱经几千年风雨洗礼的帕特农神庙，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但每每驻足仰望，其恢弘的气势依旧震撼人心。

有人说，希腊文明看雅典，雅典文明看卫城。的确，卫城代表的古希腊文化遗产见证了希腊的辉煌历史，使得希腊这颗璀璨的爱琴明珠在西方世界熠熠生辉。在众多赞誉中，卫城山脚下欧洲遗产标识上的一句话最为到位——欧洲从这里开始。

除了雅典卫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之外，希腊还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和2处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同时，希腊还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考古博物馆和几万个考古遗址，遍布史前时期、古典时期、拜占庭时期和近代，可称得上是“建在遗址上的国家”。

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幕：在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赫拉神庙，最高女祭司双手紧握火炬，半跪在地上向太阳神阿波罗祈祷，并利用凹面镜点燃圣火。随后，她将燃起的火炬及象征和平和荣耀的橄榄枝交给奥运会的第一棒火炬手，奥运圣火在希腊境内开始传递，最

终在雅典的帕纳辛纳克体育场交接给奥运会主办国。

从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办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1896年在雅典帕纳辛纳克体育场举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原本祭拜宙斯的单纯宗教活动逐渐转变为以竞技为核心的国际综合体育赛事。这一刻，古奥林匹亚遗址不仅是文化的代表，还衍生出奥林匹克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

步入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正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著名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这件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文物是迈锡尼文明最好的代表。从希腊的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迈锡尼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音节文字——线形文字B，这也被认为是希腊语最早的文字表达形式。

希腊语是世界上最早有元音字母的语言。它不仅对希腊文明乃至西方文化影响深远，对宗教的发展以及数学、物理、生物、天文等学科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坐落于爱琴海东侧的伊卡利亚岛，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该岛90岁以上人口甚多，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发病率都远远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因此也被科学家称为“伊卡利亚现象”。研究表明，地中海地区的饮食习惯、适当的体育锻炼、紧密的社会纽带是伊卡利亚岛长寿秘密的主要原因，其中，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中海饮食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覆盖了种植业、渔业、畜牧业以及食物加工、烹饪、分享的一整套技能、知识、文化和传统，其饮食与营养结构历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依然保持自己的固有特色。更重要的是，地中海饮食习惯的传承已经成为希腊乃至地中海地区文化认同和发扬光大的基石。

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见证了古希腊辉煌的历史，诠释了欧洲对于文明发祥地的认同，每年吸引了无数的忠实粉丝前往希腊寻觅古代文明之源。英国王储查尔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称：“无论何时，我身体里都流淌着希腊的血液，我一直赞赏于她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并有幸到访过希腊那些美丽和独一无二的地方。”

辉煌的古希腊文明还造就了现代希腊的文化自信，这一切在近代希腊历次抵御外敌的过程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从悠久的历史、传承的文明中汲取力量，形成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这或许也是中希两个文明古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重要原因吧。



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

谢 飞

仅从建筑史的角度看，科隆大教堂的历史算不上特别悠久，建筑规模、垂直高度等关键指标也未能在同类建筑中夺冠，因而坐不上哥特式教堂的“头把交椅”，但它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

近日，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德国4项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并于在中国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宣布。这4项新增名录分别是德国达姆施塔特的玛蒂尔德高地艺术新村，巴德埃母斯、巴登巴登及巴特基辛根温泉小镇，施派尔、美因茨和沃尔姆斯的犹太人社区(ShUM)以及下日耳曼界墙。

德国旅游局董事会主席何佩雅表示，自1976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德国已有50个自然和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德国成为继意大利、中国后，第三个世界遗产达到50项的国家。

亚琛大教堂是德国第一个被收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德国最西边的城市亚琛。它融合了古典、拜占庭、哥特等建筑风格，既象征着民族团结，同时也体现出加洛林帝国的建筑特色，代表了该时期工坊创意与建筑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准。该教堂经历了1200年的风风雨雨，历经

皇帝、国王以及朝圣者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装潢及宝物。有“欧洲之父”之称的查理大帝(扑克牌红心K的原型)即被安葬于此。

科隆大教堂是位于德国科隆的一座天主教主教座堂，全称为“圣彼得和圣玛丽亚高等主教座堂”。作为德国第二、世界第三高的教堂，科隆大教堂不仅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还是整个莱茵河谷的制高点。顺着509级螺旋而上的台阶登顶，可以远眺莱茵河畔的美景。

仅从建筑史的角度看，科隆大教堂的历史算不上特别悠久，建筑规模、垂直高度等关键指标也未能在同类建筑中夺冠，因而坐不上哥特式教堂的“头把交椅”，但它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它以法国兰斯主教堂和亚眠主教座堂为范本，整个修建过程从1248年时断时续地延续到1880年，绵延了632年。

不过，科隆大教堂更为著名的一个标签是“长期处于修缮中”。因此，常常有人调侃，“不同时期的脚手架俨然成为科隆大教堂的特色之

一”。回顾历史，科隆大教堂当真命运多舛。早在二战期间，科隆大教堂就没少经历腥风血雨，还曾经被14颗重型空投炸弹击中；如今，天气、环境污染等因素也在持续侵蚀它古老的身躯，这才使得它一直无法摆脱身缠“绷带”的状态。

面对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德国在保护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在制度方面，德国联邦政府虽然没有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的全国性法律，但各联邦州均分别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在管理方面，联邦政府主要对国家级项目和州政府上报的项目进行管理审批，州政府则负责本州内所有文物及历史建筑的管理工作，包括相关立法、审批、财政拨款、学术研究、公众教育、社会宣传等。在执行方面，德国世界遗产保护相关建设项目一般由最基层的相关机构负责，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审批程序，此举有利于管理部门现场确定可行技术方案，便于遗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反映自己的合理诉求。在经费方面，虽然联邦政府没有常设全国文化遗产保护专门资金，但各州政府都建立了制度化的财政激励和经费保障机制，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助、基金会及企业和个人投资等多元化渠道，对文化遗产保护予以资金支持。

不仅仅有吴哥窟

张 保

柬埔寨历史悠久，曾先后建立起扶南、真腊、吴哥、高棉等强大王国，虽历经多次战争摧残，仍有大量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位于柬埔寨暹粒省的吴哥古迹，吴哥窟就是其中一处保存相对完好的寺庙。

谈到柬埔寨的文化遗产，最有名的当属位于柬埔寨暹粒省的吴哥古迹。这个面积约400平方公里、散落着600余座吴哥王朝时期单体建筑的区域，于1992年作为濒危遗产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游客们最熟悉的旅游景点吴哥窟，就是其中一处保存相对完好的寺庙。

这座气势恢宏的石砌寺院之所以被中国人称为“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在吴哥地区的大量华人华侨仍然保留着闽粤口音。他们将高棉语的“Angkor Wat”读作“吴哥窟”，于是就有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读法。

吴哥窟由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年至1150年在位)主持修建，但直到他去世近50年，整个寺院才修建完成，共花费了近90年时间。苏利耶跋摩二世战功赫赫，极大地拓展了吴哥王国的势力范围。他在各处修建石碑、寺庙，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吴哥窟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

吴哥窟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300米，外有宽约200米的护城河保护，内有3层回廊环绕。中央主塔与第三层回廊四角的4座函塔错落有致，是柬埔寨国旗上三塔图案的由来。

作为一座婆罗门教主题的寺院，吴哥窟的墙壁、石柱上到处都雕满了形态各异的阿普萨拉仙女、宗教传说和印度神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壮美的吴哥古迹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游客来访，著名电影《古墓丽影》《变形金刚》《花样年华》等都曾在此取景。但由于年代久远，吴哥古迹毁损非常严重。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次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

起了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中国等多个国家均参与其中。从1998年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完成了对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修复工作，并获得柬方高度认可。2019年11月，中国修复队启动了第三个项目——王城遗址的修复，预计2030年竣工。

柬埔寨历史悠久，曾先后建立起扶南、真腊、吴哥、高棉等强大王国，虽历经多次战争摧残，仍有大量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柬埔寨的另外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2008年入选的柏威夏寺和2017年入选的三波波雷古寺庙群。柏威夏寺与吴哥古迹一样，同属吴哥时期建筑，位于柬泰交界处一块高地之上。目前，中国、印度等国都在帮助柬方开展柏威夏寺修复工作。

三波波雷古寺庙群比前两处遗产年代更久，上百座寺庙均修建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真腊王国时期。该寺庙群以独立的塔寺为主，10座八角形寺塔是其他东南亚寺庙所没有的，独特的砂岩装饰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除这3处遗迹之外，柬埔寨还有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是高棉皮影戏、柬埔寨皇家芭蕾舞、稻作文化中的拔河仪式(韩国、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共同申请)、长臂琴表演和面具舞。

然而，与其他国家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这些传统文化和技艺大多面临着后继无人、传承困难的局面。如何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是柬埔寨需要面临的挑战。

